

四書拾遺

四書拾遺

孟子下

離婁

名疑云兩離婁一黃帝時人一般人孟子所云指黃帝時人也識遺

公輸子

按班般二字通用公輸般見於檀弓朱子據之作註自不可易至世傳魯班以爲燉煌人者乃另是一人而巧同耳古樂府豔歌行云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明係兩人可見經註集證

工不信度

注百工之作不信度量蓋工爲四民之一特言之者奇技

淫巧之興皆以蕩人心蠹風俗也

溫故錄

泄泄猶沓沓也

按詩蕩篇箋笑語沓沓如湯之沸疏云言其噂沓無節也荀子正名篇愚者之言噴然而不類譖譖然而沸注云譖譖多言也依此則沓沓字亦可从言而泄字本或从口或从言似兩文並主言不主貌說泄之變作洩則當以唐避諱故

考異○按說文引詩無然泄泄者二一作咄一作譖皆訓多言也又沓字下云語多沓沓也正與下文言之道意合

涕出而女於吳

左傳襄二十三年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此齊莊公事則晉且與吳同姓爲婚齊嘗卑而爲媵非景公始但莊志在圖晉特假歸媵以藩載樂盈利盈入爲圖而

已得乘晉閒故甘心執卑莊之迷也景時方懼吳其伐晉
爭霸舉動乖背虞吳之謀其後吳乘入楚入越之威而要
之勢有所不得已故出涕從役景之下也

溫故錄

裸將于京

大抵六服助祭惟開國一至武成所云丁未祀周廟邦甸
侯衛駿奔走執豆籩是也外此則王國建都如武王營洛
康誥有侯甸男邦采衛和見士于周之文洛誥有王在邑
烝祭歲王賓殺禋咸格之文又新君卽位當亦一至如舜
卽位則云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太甲卽位則伊
尹云祠于先王侯甸羣后咸在是諸侯助祭惟此建都開
國卽位三大禮餘因來朝適會祭時理或有之於禮經無

考也

偶談○按說本臆言

獸之走壙

吳氏程曰壙穴也獸之所居

識遺

北海東海

伯夷孤竹君之世子也前漢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余謂今永平府治河入海從右碣石正古之北海在今昌黎縣西北是當日辟紂處去其國都不遠通志以居北海爲濰縣者誤又齊世家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註未悉後漢琅琊郡海曲縣劉昭引博物記註云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棘津其浦今存又於清河國廣川縣棘津城辨其當在琅琊海曲此城殊非余謂海曲故城通典稱在莒縣東則當日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卽是其處漢崔瑗晉盧無忌立

齊太公碑以爲汲縣人者誤

釋地

聞文王作興

今以作字句興字連下讀但漢讀俱不如此趙注聞文王作興以興字句而疏云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王逸離騷注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盍往歸之此正引孟子文而以興字句者

賡言

連諸侯者次之二句

連諸侯是封建之將盡也辟草萊任土地是井田之將盡也有此二盡戰國烏能久存哉

釋地

曰已矣將以復進也

曰已矣者實無也曾子之必曰有雖無亦曰有所謂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者曾元不能但道其質而已此與必

曰有對文而不云必曰已非實有言無明矣蓋將以復進也亦曾元之辭言餘則無矣若嗜之將復作新者以進云

爾

經學
卮言

昔者

穀梁辛卯昔傳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左傳哀四年爲一昔之期天官昔人注昔之言夕也莊子天運篇通昔不寐列子尹氏役夫昔昔夢爲國君張湛云昔昔夜夜也樂正子以夜至倉卒辨來非幾日不知師弟請謁何論早晚蓋朝見曰朝夕見曰夕古人原有夕見禮也若昔訓前日則來已幾日下難言舍館未定矣

偶談

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或曰舞蹈須切事親從兄說如進退而慎齊出入而揖遜

後長而有徐行之禮相從而有趨進之儀此皆不知足之蹈之處疾痛而抑搔出入而扶持提攜而有捧手之敬卽席而有摳衣之恭此皆不知手之舞之處

大全辨

諸馮

今青州府有諸城縣大海環其東北說者以卽春秋書城諸者其地有所謂馮山馮村蓋相傳自古諸馮竊疑近是

溫故錄

遷於負夏

按尙書大傳云舜販于頓丘就時負夏

鄭注負夏春秋時衛地

史記

索隱云就時若言乘時射利也司馬遷伏勝之意似讀孟子遷字如益稷篇懋遷之遷

考異

卒於鳴條

按王鑿震澤長語云孟子謂舜卒於鳴條按湯與桀戰於
鳴條則其去中國不遠也何孟春註家語云陳留縣平丘
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
蒼梧非九疑之蒼梧也是又合卒於鳴條崩於蒼梧二說
而牽連之亦可備一說

陳餘叢考

竹書紀年載舜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五十年帝陟注云
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此卻與東夷之人

合

經註
集證

畢郢

金氏前編以爲郢與程通按周書史記解曰昔有畢程氏
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畢程本商時
國爲周所滅文王遂居之大匡解曰惟周王宅程三年遭

天之大荒是也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豐然其卒也還葬
畢程故成王葬周公于畢以爲從文王墓孟子不言卒于
豐而言卒於畢郢就據其葬地言之耳

經學
卮言

溱洧

說文引詩溱與洧溱作澮曰澮水出鄭國洧水出潁川陽
城山東南入潁史記註引括地志以爲古新鄭城南洧與
溱合水經亦云

釋地

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

左傳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
其入焉由此觀之非獨君之於臣不宜遽收其田里卽人
臣亦當推此意以相及也

大全
辨

戮民

疏云戮輕於殺按周禮司稽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知戮不過撻而辱之耳而殺乃至於亡命故也

大全辨

言無實不祥節

言好虛假動多悔尤左傳每有一言之失斷其人有大咎是也然其徵應各有輕重時或不必盡應惟蔽賢之人倒亂是非言最無實或顯詆或陰沮其屈抑一人事小而賊公道誤君國罪大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故以為不祥之

實

溫故錄

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

晏子春秋

舜明於庶物二句

庶物似即對上禽獸言不必訓物為事注舜明庶物之情

識人事之序下句方言事疏舜能明於庶物之無知而存
乎異於禽獸之心詳察人倫之類由仁義之道而行之又
引楊雄云由乎禮義入自人門由乎情欲入自禽門頗好
溫故錄

不泄邇

泄字訓狎則與褻字同然作本字訓亦可蓋泄者有餘溢
漏之意謂武王不以在邇而溢不以在遠而遺

集註
考證

王者之迹熄二章

魯論一書絕無單言片辭及於春秋者筆削關於萬世之
是非予奪涉於當時之喜怒使其書出於夫子之時昭昭
乎如揭日月而行則世之人將有甚於叔孫武叔者矣故
春秋之授非私淑之門人不得以與於此也孟子之論春

秋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取之又繼之曰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
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蓋孔子絕筆於哀公之十有四年下
至孟子當平公之世已一百六十餘年若以三十年爲一
世而論孔子至是殆五世矣春秋所褒而謂之君子者其
澤固至是而斬春秋所貶而謂之小人者其澤亦至是而
斬雖有子孫服屬已盡其好惡消其是非定春秋之書可
以出矣孟子猶不敢以斯道爲己任則曰予未得爲孔子
徒也但以春秋之學私淑之人也世皆以左丘明親受經
於聖人不知左氏之傳皆事跡耳而春秋褒貶大義惟孟
子得其正傳也觀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春秋天子之事
之語非深得於春秋者乎則春秋爲夫子身後之書惟孟

子之得其正傳也韓昌黎答張籍亦謂孔子之作春秋也
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其書出焉所以慮患
之道微矣

陳則通春
秋提綱

王者之迹熄節

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
楚澤之舟穆王迴徐方之馭而巡守絕迹諸侯豈復有陳
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旣不得知其見於三百篇者又多
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於樂工之所傳誦而已至夫子時
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
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
與春秋體異而用同此金華王柏所論

焦氏
筆乘

乘檣杙

乘以賞善爲主乘也者君子之器故也檣杙以罰惡爲主
檣杙也者四凶之一故也

宋張大亨春秋通訓後敘

春秋

春秋爲記事之名列國皆有之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明
鬼篇有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汲冢璣語記太丁
時事目爲夏殷春秋不獨羊舌肸習於春秋見晉語申叔
時言教之春秋見楚語也

偶談

君子之澤節

君子之流風餘韻雖百世可也五世安得遂斬新鄭高氏
曰澤謂容貌色澤猶禮云手澤口澤也蓋五世之內其人
雖不可見見其人者猶有存焉其形容音響尙有稱述之
者至於五世見其人者亦已皆沒而形容音響不復可知

矣故澤皆五世而斬

識遺

子私淑諸人也

考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在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實爲喪主四方來觀禮焉則孔子卒時子思年旣長孟子以顯王三十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齊其書論及張儀當是五年後事距孔子卒百七十有一年孟子卽已耆艾何得及子思之門相爲授受哉孔叢子謂孟子師子思問牧民之道蓋依託之言不足信也

大全辨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節

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鄆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

射爲禮乎射兩鞫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按此庾公乃尹公之師且名差不名斯亦不載孺子侵衛事未詳孰是

經註集證

西子

史記云西施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

孟子疏

天下之言性也節

天下人之言性只說已然之跡便是性不知已然之跡有善有惡順理而善者爲性之本不順理而惡者非性之本故曰故者以利爲本

王恕石渠意見

天之高也二句

天體渾圓包於地外運轉不息楚詞天問曰圜則九重非天實有如許重數蓋言日月星辰運轉於天各有所行之